

世界短篇小说名著精选

shijieduanpianxiaoshuomingzhujingxuan

● 傅景川 主 编

zhuanjiadaodu
zhongxuesheng
kewaiyuedumingpian

专家导读

中学生课外阅读名篇 **B**



长 春 出 版 社

I 14
104/2

世界

B 卷 短篇小说名著精选

专家导读

中学生课外阅读名篇

主编 傅景川
长春出版社



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



0019627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短篇小说名著精选/傅景川主编. 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
1995.6(2002.1 重印)

(专家导读中学生课外阅读名篇)

ISBN 7-80604-284-9

I. 世... II. 傅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8905号

责任编辑: 张 樱 封面设计: 王国擎

长春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43号)

(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)

农安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27.625 印张 9 插页 57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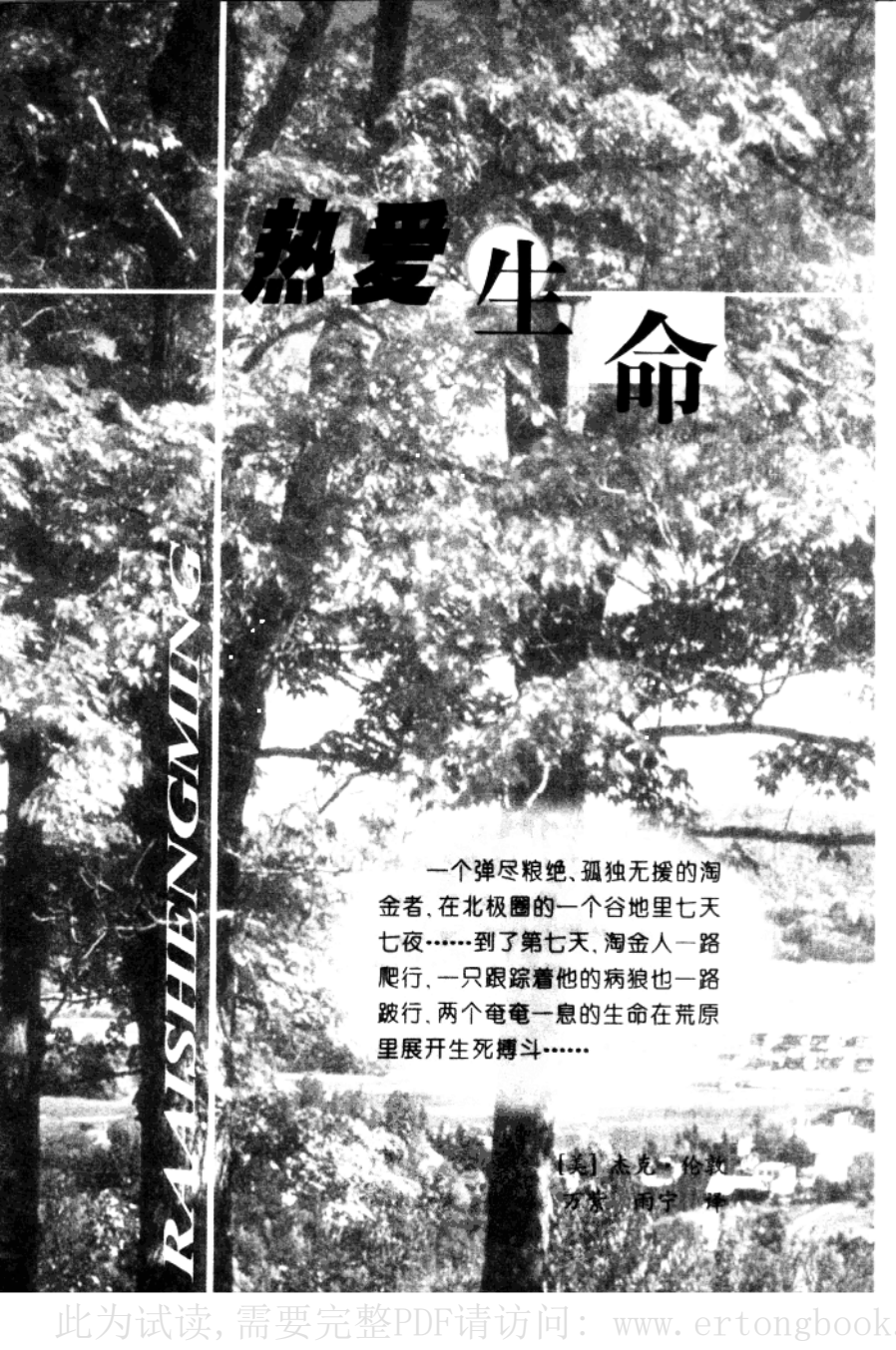
2002 年 1 月第 2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5 000 套 定价: 39.90 元

- 📖 热爱生命 [美]杰克·伦敦 1
- 📖 西西里柠檬 [意大利]皮蓝德娄 31
- 📖 白毛狮子狗 [俄]库普林 51
- 📖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[俄]蒲宁 95
- 📖 红毛 [英]毛姆 127
- 📖 童年轶事 [德]赫尔曼·黑塞 159
- 📖 看不见的珍藏 [奥地利]茨威格 187
- 📖 你抚摸了我 [英]劳伦斯 209
- 📖 女儿当自立 [美]菲茨杰拉德 241
- 📖 乞力马扎罗的雪 [美]海明威 275
- 📖 伊豆的舞女 [日]川端康成 313
- 📖 交叉小径的花园 [阿根廷]博尔赫斯 345
- 📖 墙 [法]萨特 365
- 📖 一个人的遭遇 [前苏联]肖洛霍夫 397

M U L U M U L U M U L U

SAF100/01



热爱生命

RAAISHENGMIING

一个弹尽粮绝、孤独无援的淘金者，在北极圈的一个谷地里七天七夜……到了第七天，淘金人一路爬行，一只跟踪着他的病狼也一路跛行，两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荒原里展开生死搏斗……

【美】杰克·伦敦
万东 雨宁 译



作者介绍

杰克·伦敦(1876~1916)是19、20世纪之交美国最富于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,在文学史上素有“美国的高尔基”之称。他生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,养父是破产农民。因家境极为贫困,他从小从事体力劳动,十二岁独自谋生,做过报童、牧童、水手等。1894年参加失业工人组成的“工人军”挺进华盛顿,失败后浪迹北美,接触到各种社会学说,萌发了社会革命的思想。1896年赴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淘金,辛苦十六个月染疾而归。这两个时期的生活经历,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。1898年,杰克·伦敦靠自修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,学习一年便因贫困被迫辍学,但他毫不气馁,发奋笔耕,走上了艰苦的文学创作道路,后成为享有盛名的多产作家,在不到20年的创作生活中,写了包括长、中、短篇小说,剧本,报告文学,传记,随笔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达50卷。重要的有《野性的呼喊》、《海狼》、《白牙》、《铁蹄》、《马丁·伊登》等。



专家导读

在杰克·伦敦的创作中,一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成为他为“现代美国

短篇小说开了一个新纪元”的标志。《热爱生命》是杰克·伦敦的“北方故事”短篇中的名篇。充满异域情调并采用写实与粗犷相兼的“北方故事”，主要以阿拉斯加的生活为题材，再现当年克朗代克淘金热的情景，谱写了在险峻的自然环境里人生搏斗的悲壮篇章，也记叙了在迷人的黄金梦的诱惑下，发生在旷野、山谷和窝棚里的一桩桩剧烈的欲望冲突，以及由此引起的惨剧和传奇。《热爱生命》中极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一组画面是一个弹尽粮绝、孤独无援的淘金者，在北极圈的一个谷地里的七天七夜的求生经历。他一路向前挣扎着，饥饿、疲倦、伤痛折磨得他无数次昏倒，又无数次爬起来。他几次举枪想猎取野物充饥，但枪里空无一粒子弹，除了一阵扳机的响声把野兽吓跑，得到的只是悲哀和失望。他只好爬到草丛里咬嚼起来，或用指甲挖土，寻找可食的虫蚁。连续几场雨雪，使茫茫荒原更显苍凉。到了第七天，淘金人一路爬行，一只跟踪着他的病狼也一路跛行，两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荒原里展开生死搏斗。当狼的牙扣到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淘金人手上时，他顺势扼住了狼的牙床，经过一番厮斗，把全身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，但他的手已经无力把它掐死，就用牙紧紧咬住狼的咽喉，很快便感到有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慢流进自己的喉咙。写到这里，作品以毫无雕饰的冷峻笔调，白描



出一个具有顽强毅力和惊人生命力的搏击者的形象。



善译文

一切，总算剩下了这一点——

他们经历了生活和动乱：

能做到这样也就是胜利，

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。

他们两个一颠一跛，痛苦地走下河岸，有一次，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足摇晃了一下。他们又累又乏，因为长期忍受艰难，脸上都带着咬牙苦熬的表情。他们肩上捆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的包袱。总算那条勒在额头上的皮带还得力，帮助吊住了包袱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。走路的姿势，全是弯着腰，肩膀冲向前面，而脑袋冲得更前，眼睛总是瞅着地面。

“我们藏在地窖里的那些子弹，有两三发在我们身边就好了。”走在后面那个人说道。

他的声调，阴沉沉的，完全没有感情。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：前面的那个只顾一拐一拐地向流过岩石、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

后面的那个跟着他走下河去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，虽然河水冰冷——冷得他们脚踝疼痛，两脚麻木。每逢走到河水冲激着他们膝盖的地方，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

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，差一点摔下去，但是，他猛力一挣，站稳了，同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。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，一面摇晃着，一面伸出那只闲着的手，好像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。站稳之后，他再向前走去，不料又摇晃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于是，他就站着不动，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。

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，好像在心中盘算。接着，他就叫了起来：

“喂，比尔，我的脚踝扭伤啦。”

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，没有回头。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，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，眼神跟一头受伤的鹿一样。

前面那个人一颠一跛，登上地面的河岸以后，头也不同，只顾向前走去。河里的人眼睁睁地瞧着。他的嘴唇有点发抖，因此，他嘴上那从乱棕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。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唇。

“比尔！”他大声地喊着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危难中求援的喊声，但比尔并没有回头。他的伙伴正瞧着他，只见他古里古怪地颠簸着，跌跌撞撞地前进，蹒跚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，向矮山头上柔和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瞧到他跨过山头，失去了踪影。于是他掉转眼光，慢慢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。

靠近地平线的太阳，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，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雾同蒸气遮没了，让你觉得它好像是



什么密密切团，然而轮廓模糊、不可捉摸的东西。这个人支着一条腿，掏出了他的表。现在是四点钟，在这种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季节里——他说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的日期——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。他瞧了瞧南面，知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；同时，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，北极圈的禁区界线深入到加拿大冻原之内。而他所站的地方，则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，那铜矿河又向北流去，注入加冕湾和北冰洋。他从来没到过那儿，但是，有一次，他在哈得逊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瞧见那地方。

他把周围的那一圈世界重新扫视了一遍。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。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。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。没有树，没有灌木，没有草——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辽阔可怕的荒野，因此他的两眼迅速地露出了恐惧。

“比尔！”他悄悄地，一次又一次地喊道，“比尔！”

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，好像这片浩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着他，正在残忍地摆出得意的威风来摧毁他。他像发疟子似的抖起来，连手里的枪都哗啦一声落到水里。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。他和恐惧斗争着，竭力鼓起精神，在水里摸索，找到了枪。他把包袱向左肩挪动了一下，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踝的负担。接着，他就慢慢地，小心谨慎地，疼得闪闪缩缩地向河岸走去。

他一步也没有停。他像发疯似的拼着命，不顾疼痛，匆匆登上斜坡，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



头——比起那个瘸着腿，一颠一跛的伙伴来，他的样子显得更古怪可笑。可是到了山头，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，寸草不生的浅山谷。他又和恐惧斗争着，克服了它，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，蹒跚地走下山坡。

谷底一片潮湿，浓厚的苔藓，像海绵一样，吸饱了水。他每走一步，水就在他脚底下溅出来，他每提起脚，就会引起一种喳喳的声音，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了他的脚，不肯放开。他挑着好路，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，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，走过一堆一堆的，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。

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却没有迷路。他知道，再往前去，就会走到那一个小湖旁边，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枫树，当地的人把那里叫作“提青尼其利”——意思是“小棍子地”。溪上有灯心草——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——但是没有树木，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。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，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，这条溪是向西流的，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，那里，在一条覆着的独木船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小坑，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。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，还有钓钩、钓线和小鱼网——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。同时，他还会找到面粉——并不多——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，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。接着，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向南划，一直朝南，直到马肯齐河。到了那时，他们还是要朝着南方，继续



朝南方下去，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。让湍流去结冰吧，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，他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哈得逊湾公司的站头，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，食品也多得吃不完。

这个空虚的人一路上挣扎的时候，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。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，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，他竭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，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。他不得不这样想，不然，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，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。当那团模糊的太阳慢慢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，他想象着跑完了他和比尔向南逃避紧紧追来的冬天的每英寸路，而且跑了许多次。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的哈得逊湾公司站头上的吃的东西。他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；至于没有好好地吃到他所要吃的东西的日子还绝不止两天。他常常要弯下腰，摘着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，把它们放到口里，嚼几嚼，然后吞下去。这种沼地里的浆果只是一小粒包着一点浆水的种子。一进口，水就化了，种子又辣又苦。他知道这种浆果里并没有养分，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种不顾常识，不顾经验教训的希望，耐心地嚼着它们。

走到九点钟，他被一块岩石绊了一下，由于极端的疲倦和衰弱，他摇晃了一下就栽倒了。他侧着身子，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儿。接着，他从捆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，笨拙地挣扎起来勉强坐着。这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他便借着留连的暮色，在乱石中间摸索着，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。后来，他收集了一堆，就升起一蓬火——一蓬不旺的、冒着黑烟的火——并且放了一



白铁罐子水在上面煮着。

他打开包袱，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。一共六十七根。为了弄清楚，他数了三遍。他把它们分成几份，用油纸包起来，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。做完以后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，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，重新数过。仍然是六十七根。

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。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。毡袜子有许多地方都磨穿了，两只脚皮开肉绽，都在流血。一只脚踝胀得脉管直跳，他检查了一下。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。他一共有两条毯子，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下一长条，把脚踝捆紧。此外，他又撕下几条，裹在脚上，代替鹿皮鞋和袜子。接着，他就喝完那罐滚烫的水，上好表的发条，爬进两条毯子当中。

他睡得跟死人一样。午夜前后的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。太阳从东北方升了起来——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，因为太阳给乌云遮没了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静静地仰面躺着。他直瞅着上面灰色的天空，知道肚子饿了。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呼噜声把他跳了一跳，他看见了一只公鹿，它正在用机警好奇的眼光瞧着他。这个牲畜离他不过五英尺光景，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排在火上烤得滋滋响的情景和滋味。他下意识地抓起了那支空枪，瞄好准星，扣了下扳机。公鹿哼了一下，一跳就跑开了，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得得乱响的声音。

这个人骂了一句，扔开那支空枪。他一面拖着身体

站起来，一面大声地哼哼。这是一件很慢、很吃力的事。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。它们在骨臼里的动作很迟钝，阻力很大，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。最后，两条腿总算站住了，但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工夫才挺起腰，让他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。

他蹒跚地登上一个小丘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。既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小树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小溪，算是一点变化点缀。天空也是灰色的。没有太阳，也没有太阳的影子。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，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。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。这他是知道的。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“小棍子地”。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，而且不远——可能翻过前面的小山头就到了。

他于是回原地去把包袱打好，准备动身。他摸清楚了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，虽然没有停下来再数数。不过，他仍然踌躇了一下，在那儿一个劲儿盘算，这次是为了一个厚实的鹿皮口袋。袋子并不大。他可以用两只手把它完全遮没。他知道它有十五磅重——相当于包袱里其他东西的总和——这个口袋使他发愁。最后，他把它放在一边，开始卷包袱。可是，卷了一会儿，他又停下手，盯着那个鹿皮口袋。他匆忙地把它抓到手，用一种挑战的眼光瞧着周围，仿佛这片荒原要把它抢走似的；等到他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的时候，这个口袋仍然在他背后的包袱里。

他转向左面走着，不时停下来摘沼地上的浆果吃。他的脚踝已经僵了，他比以前跛得更明显，但是，比起



肚子痛苦，脚疼就算不了什么了。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。它们一阵一阵地发作，好像在啃着他的胃，痛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“小棍子地”必须走的路线上。沼地上的浆果并不能减轻这种剧痛，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腔热辣辣的。

他走到了一个山谷，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。它们发出一种“咯儿——咯儿——咯儿”的叫声。他拿石子打它们，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地上，像猫捉麻雀一样地偷偷走过去。锋利的岩石划破了他的裤子，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印；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，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。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，弄得衣服透湿，身上发冷；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，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剧烈。而那些松鸡却总是在他面前飞起来，呼呼地转，到后来，它们那种“咯儿——咯儿——咯儿”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，于是他就咒骂它们，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。

有一次，他爬到了一只一定是睡着了松鸡旁。他一直没有瞧见，到它从岩石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蹿起来，他才发现。他像那只松鸡起飞一样惊慌，抓了一把，只捞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。他一面瞅着它飞走，一面恨它，好像它做了什么非常对不起他的事。随后他回到原地，背起包袱。

时光渐渐消逝，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，或者说是沼地，这些地方的野物都比较多。一群驯鹿走了过去，大约有二十多头，都是那样诱人地待在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



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、想追赶它们的念头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。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衔着一只松鸡。这个人喊了一声。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，那只狐狸给吓跑了，可是没有丢下松鸡。

傍晚时，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，乳白色的、含有石灰的河水从稀疏的灯心草从里流过去。他紧紧抓住这些灯心草的贴根的部分，拔起一种好像嫩葱芽的东西，只有木瓦钉那么大。这东西很嫩，他的牙齿咬进去，会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，仿佛味道很好。但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。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分的纤维组成的，跟沼地上的浆果一样，完全没有养分。他丢开包袱，爬到灯心草从里，像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疲倦，总是希望能歇一会——躺下来睡个觉；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——不过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“小棍子地”，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。他常常跑到小水坑里去找青蛙，或者用指甲翻起土来找小虫，虽然他也知道，在这么远的北方，是不可能有什么青蛙或小虫的。

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，都没有用，最后，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，像鲦鱼般的小鱼。他把胳膊伸下水去，一直没到肩头，但是它又溜开了。于是他用双手去捉，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。正在紧张的关头，他又掉进坑里，半身都浸湿了。现在，水已经太浑，看不出鱼在哪儿，他只好等着，等泥浆沉淀下去。

他重新又捉起来，直到水又搅浑。可是他等不及

了，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，把坑里的水舀出来。起初，他发狂一样地舀着，把水溅到自己的身上，同时，因为泼出去的距离太近，水全流向坑里。后来，他就比较小心地舀着，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，虽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，在发抖。这样过了半小时，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。剩下来的连一杯也不到。可是，并没有什么鱼。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，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——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。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，他会一开始就用石头把它堵死，而鱼也就早归他所有了。

他这样想着，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。起初，他只是偷偷地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啕大哭；后来，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。

他升起一蓬火，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，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。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，并且上好表的发条。毯子又湿又冷，脚踝痛得在悸动。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，在不安的睡眠时，他梦见了许多酒席和宴会，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。

醒来时，他又冷又不舒服。他看不到太阳。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昏暗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，初雪铺白了山顶。他周围的空气愈来愈浓，成了白茫茫一片，这时，他已经升起火，又烧了一罐开水。天上下的一半是雨，一半是雪，雪花又大又潮。起初，一落到地面就会融化，但后来越下越多，盖了地面，淋熄了他的火，糟蹋了他的当做燃料的干苔藓。